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九十二回 楊戩哪吒收七怪

詩曰：梅山七怪阻周兵，逞異誇能苦戰爭。狗寶雖兇誰獨死，牛黃縱惡自戕生。

朱貞伏地先無項；楊顯縱橫後亦蕩。堪笑白猿多惹事，千年道行等閑傾。

話說武吉、南宮适望見子牙引鄒文化進山，先讓過子牙與武王，用木石疊斷前山。只見鄒文化趕進山口，不見了子牙、武王，立住了腳，凝疑四望，竟無蹤跡。正欲迴身出山，只聽得兩邊砲響，殺聲振地，山上用滾木大石疊斷山口，軍士用火弓、火箭、火炮、乾柴等物望山下拋放，只見四下裏火起，滿谷煙生。怎見得好火，讚曰：

騰騰烈焰，滾滾煙生。一會家地塌山崩；霎時間雷轟電掣。須臾綠樹盡沾紅，傾刻青山皆帶赤。那怕你銅牆鐵壁，說甚麼海闊河寬，湯著他爍石流金，遇著時枯泉轍涸。風乘火勢逞雄威，火借風高拚惡毒。休說鄒文化血肉身軀，就是滿山中披毛帶角的皆逢其劫。

話說鄒文化見後面火起，疊斷歸路，抽身轉奔進山來。那山腳下地砲、地雷發作，望上打來。可憐頂天立地大漢，陸地行舟的英雄，只落得頃刻化為灰燼！後人有詩歎之：

夜劫周營立大功，孟津河下逞英雄。姜公妙算驅楊戩，火化蟠龍一陣風。

話說楊戩、武吉、南宮适見燒死了鄒文化，俱回來見姜子牙，備言前事。子牙大喜；又謂楊戩曰：「只是袁洪此怪未除，如之奈何？」楊戩曰：「此怪乃梅山得道白猿，最是精靈，俟徐徐除之。」子牙曰：「且等東伯侯來至，諸侯方可進兵。」

話說袁洪聞報，知道燒死了鄒文化，心中不樂，正獨坐納悶，忽報：「轅門外有一陀頭求見。」袁洪傳令：「請來。」少時，陀頭至中軍，打稽首曰：「元帥，貧道稽首了。」袁洪曰：「道者請了。道者從何處來？有何見諭？」陀頭曰：「吾亦在梅山地方居住，與元帥相隔不遠，姓朱，名子真。今知元帥為紂王出力，特來助一臂之力。不識元帥肯容納否？」袁洪聽說大喜，邀請陀頭上坐。朱子真再三謙讓，就席而坐。傍有參軍殷破敗、雷開二將聽得又是梅山之土，乃相調歎曰：「此又是常昊、吳龍一黨。」袁洪命治酒管待朱子真。一宵不表。次日，朱子真提寶劍在手，率左右行至周營，坐名請元帥答話。軍政官報入中軍。子牙聽見有道者，忙傳令南北二處諸侯齊出轅門，排開隊伍，自己親率諸眾弟子出轅門，列成陣勢。見成湯旗門腳下，來一陀頭，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：

面如黑漆甚蹊蹺，海下髭鬚一剪齊。長唇大耳真兇惡，眼露光華掃帶眉。皂服絲條飄蕩蕩，渾身冷氣侵人肌。梅山豬怪逢楊戩，不久周營現此軀。

話說朱子真步行至前，見子牙簇擁而至。子牙曰：「道者何人？」朱子真曰：「吾乃梅山煉氣士朱子真是也。」姜子牙曰：「你不守分安居，來此何幹？是自尋死亡也。」朱子真大笑曰：「成湯相傳數□世，爾等世受國恩，無故造反，侵奪關隘，反言天命人心，真是妖言惑眾，不忠不孝之夫！吾今日到此，快快下馬納降，各還故土，尚待你等以不死；如有半字不然，那時拿住，定碎屍萬段，悔無及矣。」子牙大罵曰：「無知匹夫！你死在目前，尚不自知，猶自饒舌也！」朱子真仗劍來取子牙。只見傍有南伯侯麾下副將余忠——此人信道術——使狼牙棒，面如紫棗，三絡長髯，飛馬大呼曰：「此功留與我來取！」子牙見左哨來了余忠，一馬當先，也不答話，使開棒夾頭就打。朱子真手中劍劈面交還。步馬相交，劍棒併舉。未及二□合，朱子真轉身就走。余忠隨後趕來。子牙傳令：「擂鼓吶喊，以助軍威。」余忠追來，未及一里之餘，——朱子真乃是妖魅，足下陰風簇擁，一派寒霧籠罩，故馬亦追之不上。——朱子真把身子立住，余忠馬看看至近，子真回頭，把口一張，一道黑煙噴出，籠罩其身，現出本相，一口把余忠咬了半段，余忠屍骸倒於馬下。朱子真復現原身，回奔而來，大呼曰：「姜子牙敢與吾立見雌雄麼？」楊戩在傍，用照妖寶鑑一照，原來是一箇大豬。楊戩把馬催開，使三尖刀從後面大喝曰：「好業障少來！有吾在此！」使開刀，分頂門砍來。朱子真手中劍急架忙迎。步馬相交，刀劍併舉。未及數合，朱子真抽身就走。楊戩隨後趕來。朱子真加前，復現原身，將楊戩一口吃去。子牙見楊戩如此，傳令回兵進營。朱子真得勝，來見袁洪，袁洪大喜，治酒管待朱子真賀功。正飲之間，忽報：「轅門有一傑士求見。」袁洪傳令：「令來。」少時，見一人面如傅粉，海下長髯，頂生二角，戴一頂束髮冠，至帳下行禮畢，袁洪問曰：「傑士何方人氏？」其人答曰：「末將姓楊，名顯，祖居梅山人氏。」——此傑士乃是羊精也，借「羊」成姓，也是梅山一怪，俱是袁洪一起。只恐傍人看破，故此陸續而來，托姓借名，以掩眾人耳目。——當日袁洪留在軍中，賜坐飲酒。楊顯與朱子真各自誇能鬥勝，嘵嘵不休。殷破敗自思：「此又是袁洪等一黨妖孽耳！」默對雷開不語。只見大小將官正飲酒，方到二更時分，聽得朱子真腹內有人言曰：「朱道人！你可知道吾是誰？」朱子真驚得魂不附體，忙問曰：「你是誰？你實在那裏？」楊戩在腹內答曰：「吾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徒楊戩是也。今已在你腹內。你只知貪吃血食，不知在梅山吃了多少眾生，今日你這業障罪惡貫盈，我把你的肝腸弄一弄！」把手在他心肝上一搯，朱子真大叫一聲：「痛殺我也！」口稱：「大仙饒了小畜罷！」楊戩曰：「你是欲生，欲死？」朱子真曰：「望大仙慈悲！小畜在梅山也不知費幾許辛苦，採天地靈氣，吸日月精華，方能修成人形；今不知分量，干犯天威，望乞恕饒，真再生之德也！」楊戩曰：「你既要全生，你可速現原身，跪伏周營，吾當饒你性命；如不依吾言，我把你的心、肝、肺、腑都摘了你的來！」朱子真沒奈何，有法也無處使，只得苦苦哀告。楊戩大叫曰：「如若遲了，吾就動手！」朱子真只得隨現原形，是一箇大豬，搵搵蕩蕩，走出轅門，就把袁洪急得抓耳撓腮，楊顯惱得一天火發，有力也無有用處，只得聽之而已。話說豬精走至周營轅門前跪伏，此時南宮适巡營，剛纔四更，巡至轅門，只見一豬伏著，南宮适曰：「此是民間豢養的，怎走至此間來？等到天明，叫原人領去。」楊戩在豬腹內大呼曰：「南將軍，報與姜元帥得知，此是梅山豬怪。今早見陣，是吾鑽入他腹裏，特來擒伏至此，快請元帥來轅門發落！」南宮适方悟，知是楊戩變化在他肚裏，不覺大喜，忙進營門，至中軍外帳，將雲板敲響，請元帥陞帳議事。內使傳與子牙，子牙忙陞帳。南宮适上帳啟元帥曰：「楊戩收服梅山豬精，已在營門，請元帥發落。」子牙傳令，命眾將：「掌上燈毬火把出營。」不一時，一聲砲響，子牙率領眾諸侯齊出轅門，看時，果是一口大豬，跪伏在地。子牙問曰：「你這業障，沒來由，何苦自取殺身之禍！」楊戩在腹內應曰：「請元帥施行，斬除此怪，以絕後患。」子牙傳令：「命南宮适行刑。」南宮适手起一刀，將豬頭斬落在地。楊戩借血光而出，現了自己真身。眾諸侯無不欣羨。子牙命將豬頭掛在轅門號令。俱回營寨。不表。

只見袁洪謂楊顯曰：「似此露出本相，成何體面！把吾輩在梅山千年道術，一代英名，俱成畫餅，豈不愧哉！誓不與姜尚干休！」楊顯曰：「楊戩他恃自己有變化之術，不意朱子真誤中奸計，若不復此恨，豈能再立於人世！」二人正彼此痛恨，忽轅門官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有天使至，請令定奪。」袁洪忙出轅門，迎接天使。天使曰：「奉天子敕，命送一賢士至軍前聽用。」袁洪接了旨意，打發天使去了，復至中軍坐下，命左右：「令來將參謁。」來將至中軍參拜畢，袁洪亦問曰：「將軍何名？」來者答曰：「末將姓戴，名禮，梅山人氏；聞紂王招賢，故不辭千里之遠，特來效勞於麾下。」——此怪也是梅山之狗精，恐怕被人識破，故此陸續而來，若為不知耳。——袁洪與眾將曰：「今日又添一賢士，定然與他決一雌雄。」隨傳令：「放砲吶喊。」三軍排隊伍出營，請子牙答話。周營軍政司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有袁洪搦戰。」子牙隨帶諸將出營。見袁洪走馬至軍前，子牙曰：「袁洪，你不知時務，眼見覆軍殺將，天意可知。今紂惡貫盈，人神共怒，諒爾不過區區螳臂，敢與天下諸侯相拒哉！」袁洪笑曰：「你偶爾得勝，便自矜誇，量你今日斷然無生回之理。」問左右曰：「誰與吾捉此反臣也？」左有楊顯大呼曰：「俟末將擒此反賊！」子牙看來將白面長鬚，頂生二角。怎見得，有讚曰：

頂上金冠生殺氣，柳葉甲掛龍麟砌。頭生雙角氣崢嶸，白面長鬚聲更細。梅山妖孽號羊精，也至孟津將身斃。從來邪正到

頭分，何苦身投羅網地。

話說楊顯走馬搖戟，衝殺過來。楊戩在旗門下用照妖鑑一照，卻是一隻羊精。楊戩收鑑，走馬舞三尖刀，也不答話，接住廝殺。刀戟併舉，殺在虎穴龍潭。二將正戰之間，又只見湯營裏一將，使兩口刀，飛奔前來，大叫曰：「楊兄弟，吾來助爾一臂之力！」子牙傍有哪吒登風火輪，使開火尖鎗迎來。怎見得此怪，有詩為證：

嘴尖耳大最蹊蹺，遍體妖光透九霄。七怪之中他是首，千年得道一神獠。

話說哪吒用鎗阻住，大呼曰：「匹夫慢來！通名來，好記功勞簿。」來將答曰：「吾乃袁洪副將戴禮是也。」哪吒使開鎗，劈胸就刺。戴禮雙刀急架相還。輪馬相交，刀鎗併舉，大戰在一處。

且說楊戩戰楊顯有二三□合，楊顯撥馬便走。楊戩趕來。楊顯在馬上吐出一道白光，連馬罩住，現原身來傷楊戩。楊戩化一隻白額斑斕猛虎。楊顯見楊戩變了一隻猛虎，已剋治了他，急欲逃走，被楊戩一刀砍為兩段。楊戩割下羊頭，大叫曰：「啟元帥：弟子又殺了梅山一怪也！」戴禮與哪吒正酣戰間，戴禮口內吐出一粒紅珠，有碗口大小，望哪吒頂門打來。哪吒見勢頭兇兇，諒不能治伏，只得閃一鎗敗下陣來。楊戩見哪吒失機，走馬大呼曰：「業障不得無禮！吾來也！」使開三尖刀來戰戴禮。二人大戰二□餘合，戴禮撥馬便走。楊戩縱馬趕來。戴禮又吐出一粒紅珠，現出光華，來傷楊戩。楊戩祭起哮天犬，飛在空中。此犬乃是仙犬，看見此珠，□分兇惡，竟讓過他的珠來奔戴禮。戴禮見仙犬奔來，正欲抽身逃走，早被哮天犬一口咬住，不能掙挫。楊戩手起一刀，揮於馬下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梅山狗怪逞猖狂，煉寶傷人勢莫當。豈意仙犬能伏怪，紅塵血染命空亡。

話說楊戩殺了狗怪，掌鼓回營。子牙陞帳，見楊戩屢破諸怪，大喜，慶賀楊戩。不表。

且說袁洪回至中軍，又見戴禮被戮，現出原形，心下甚是不樂。眾將交頭接耳，紛紛議論，□分沒趣。忽轅門官來報：「啟元帥：轅門外有一大將來見。」袁洪傳令：「令來。」少時，令至帳前，見一人身高一丈六尺，頂上雙角，捲嘴，尖耳，金甲，紅袍，全身甲冑，□分軒昂，戴紫金冠，近前施禮。袁洪問曰：「將軍高姓？大名？」來將答曰：「末將姓金，雙名大升，祖貫梅山人氏。」——此來者又是牛怪，用三尖刀，力大無窮，今來助袁洪，俱是梅山七怪之數。袁洪故問，以遮眾人耳目。——袁洪乃設酒管待。次日，金大升上了獨角獸，提三尖刀，至周營搦戰。哨馬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成湯營有一大將請戰。」子牙對眾將問曰：「誰見陣走一遭？」言未畢，傍有鄭倫出而言曰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子牙許之。鄭倫上了金睛獸，拎降魔杵，出了營門，見對面一將，生的異怪雄偉，鄭倫問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金大升答曰：「吾乃袁洪麾下副將金大升是也。爾是何人？快通名來。」鄭倫答曰：「吾乃總督五軍上將軍鄭倫是也。吾觀你異相非人，焉敢阻時雨之師，有逆天之罪！早早歸周，共破獨夫，以誅無道。如不知機，自取辱身之禍。」金大升大怒，催開獨角獸，使三尖刀砍來。鄭倫手中杵劈面相迎。二獸相交，大戰數合。金大升乃是牛怪，腹內煉成一塊牛黃，有碗口大小，噴出來，如火電一般。鄭倫不及提防，正中臉上，打傷鼻孔，腮綻唇裂，倒撞下獸去，被金大升手起一刀，揮為兩段。可憐！正是：

胸中奇術成何用，只落名垂在史篇。

話說金大升斬了鄭倫，掌鼓回營。報馬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鄭倫被湯營大將金大升所傷，請令定奪。」子牙聞報，著實傷悼，歎曰：「鄭倫屢建大功，自從蘇侯歸周，一路督糧，有功王室，豈知至此喪於無名下將之手，情實可傷！」子牙淚下如雨。有詩以弔之。詩曰：

胸中妙術孰能班，豈意遭逢喪此間！惟有清風常作伴，忠魂依舊返家山。

話說子牙次日令下：「誰為鄭倫報恨走一遭？」傍有楊戩應聲答曰：「弟子願往。」子牙許之。楊戩隨即上馬提刀，至成湯營前，坐名要金大升出來答話。少時，見成湯營內砲聲響處，只見金大升坐獨角獸，來至軍前，大呼曰：「來者通名！」楊戩曰：「吾乃楊戩是也。你就是金大升麼？」大升曰：「然也。」楊戩舞刀直取。金大升手中三尖刀赴面來迎。二將俱是三尖刀，往來衝突，一場大戰，有三□餘合。楊戩先未曾用照妖鑑照他，不防金大升噴出牛黃——此寶猶如火塊飛來。楊戩見來得太急，化一道金光，往正南而走。金大升隨後趕來。大升的獨角獸來的快，楊戩忙取照妖鑑出來照時，卻原來是箇水牛。楊戩回身，正欲變化食他，忽然前面一陣香風縹渺，異味芳馨，氤氳遍地，有五彩祥雲，隱隱中一對黃旛飄蕩，當中有一位道姑，跨青鸞而至；傍有女童三四對，應聲叫曰：「楊戩早來見娘娘聖駕！」楊戩聽說，乃向前抄手施禮曰：「弟子楊戩參見娘娘。」那道姑曰：「楊戩，吾非別神，乃女媧娘娘是也。今見成湯數盡，周室當興，吾特來助你降伏梅山之怪。」令楊戩立於一傍，乃命青雲女童：「將此寶去把那業障牽來。」青雲女童接寶在手，只見金大升足踏陰雲，提刀趕來。青雲女童上前攔住，大呼曰：「那業障！娘娘聖駕在此，休得無禮！今奉娘娘法旨，特來擒你！」金大升大怒，將刀往上一舉，劈面砍來。青雲女童將伏妖索祭起空中，只見黃巾力士將金大升穿起鼻子來，用銅錘把金大升背脊上打了三匹錘，一聲雷響，金大升現出原身，乃是一匹水牛。楊戩向前倒身下拜：「弟子楊戩願娘娘聖壽無疆！」女媧曰：「楊戩，你且將牛怪帶回周營發落；我還助你收伏白猿精怪也。」楊戩別了女媧娘娘，把牛牽著回來。

且說子牙在中軍，聽報到：「楊戩化一道金光往正南上去了。這大將趕去，不知凶吉。」子牙驚疑不定。哪吒曰：「楊戩自有運用，元帥何必驚疑？」子牙曰：「方今東伯侯人馬未至，況有梅山七怪阻住吾師，使吾心下不能安然。」言未畢，只見報馬來報：「啟元帥：楊戩回來。」子牙令至帳前，問其原故。楊戩把女媧娘娘收伏牛怪之事說了一遍：「……今至轅門，請元帥發落。」子牙傳令：「請眾諸侯齊至大營門，看吾號令此怪。」少時，眾諸侯齊至轅門。子牙命牽過牛怪，用縛妖索將此怪縛在地下，令南宮适行刑。南宮适手起一刀，將牛頭斬下。孟津河□萬人馬齊聲喝采。子牙命將牛頭掛在旗竿上號令，掌鼓回營。卻說袁洪已知梅山眾弟兄俱被子牙所滅，欲前而不能進，欲後而不能退，著實無計，事屬兩難，心下甚是憂疑。不表。

只見子牙回營陞帳，問楊戩曰：「梅山絕了幾怪？」楊戩屈指一算：「啟元帥：已滅了六怪。」子牙曰：「今日晚傳與眾諸侯：二更時分齊劫成湯大營。」又令楊戩：「你可單劫袁洪，取巧降伏此怪，大事可定。」楊戩答曰：「弟子同哪吒雙去建功，更覺易於為力。」子牙許之，仍將眾將分派已定。不表。卻說袁洪在營中與參軍殷破敗、雷開二將議曰：「今主上命吾等在此守禦，此處周兵雖多，能者甚少，況連日朝歌不曾見有救兵，亦不曾見吾捷報，恐天子憂心，深屬不便。」命中軍具疏往朝歌，請天子速發援兵前來接應。中軍官具表求救。

且說子牙親乘坐騎，時至二更，一聲砲響，周兵吶一聲喊，齊殺進成湯營裏去。正是：

黑夜衝營無準備，三軍無故受災殃。

話說南伯侯鄂順領二百諸侯，一齊奮勇當先；北伯侯崇應鸞衝殺進左營；李靖、韋護、雷震子衝殺進右營；楊戩、哪吒殺入大營，進中軍來戰袁洪。

且說袁洪聽得周將劫營，忙上馬，使一根鐵棍，方出中軍，恰逢楊戩，也不答話，二馬相交，只殺得愁雲蕩蕩，慘霧紛紛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夜劫湯營神鬼驚，喊聲齊發鼓鑼鳴。軍兵奮勇誰堪敵，將士施威孰敢撓。

破敗無心貪戀戰，雷開有意奔途程。梅山七怪從今滅，掃蕩妖氛宇宙清。

話說眾諸侯齊殺入成湯營裏，只殺的屍橫綠野，血滿成渠，哀聲慘切，不堪聽聞。只見楊戩大戰袁洪，袁洪現出原身，起在半空，將楊戩劈頭一棍，打得火星迸出。楊戩有七□二變，隨化一道金光，起在空中，也照袁洪頂上一刀劈將下來。這袁洪也有八九工夫，隨刀化一道白氣，護住其身。楊戩大喝曰：「梅山猿頭，焉敢弄術！拿住你定要剝皮抽筋！」袁洪大怒曰：「你有多大本領，敢將吾兄弟盡行殺害，我與你勢不兩立！必擒你碎屍萬段，以報其恨！」他二人各使神通，變化無窮，相生相剋，各窮其技，

凡人世物件、禽獸，無不變化，盡使其巧，俱不見上下。袁洪暗思：「此時其兵已攻破大營，料不能支，且將他誑上梅山，入吾巢穴，使他不能舒展，那時再擒他不難。」遂棄了大營，往梅山逃去。不表。

且說眾諸侯追殺成湯殘敗人馬，殺到天明，子牙鳴金收兵，眾諸侯各自回營。正是：

諸侯鞭敲金鑼響，子牙全勝進轅門。

話說楊戩見袁洪縱祥光前去，乃棄了馬，亦縱步借土遁緊緊追趕。只見袁洪隨變一塊怪石立在路傍。楊戩正趕，忽然不見了袁洪，即運神光，定睛觀看，已知袁洪化為怪石；隨即變化一石匠，手執鎚鑽，上前鎚他。袁洪知他識破，便化陣清風往前去了。如此兩家各使神通，看看趕上梅山，忽的又不見了袁洪。楊戩上得梅山，果然好景。怎見得，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梅山形勢路羊腸，古柏喬松兩岸傍。颯颯陰風雲霧長，妖魔假此匿行藏。

話說楊戩上了梅山，四面觀望一遍，忽聽得崖下一聲響，竄出千百小猴兒，手執棍棒，齊來亂打楊戩。楊戩見眾小猢猻左右亂打，情知不能取勝：「不若脫身下山。」楊戩化道金光去了。方纔轉過一坡，只聽一派仙樂之音，滿地祥雲繚繞，又見女媧娘娘駕臨。楊戩俯伏山下，叩首曰：「弟子楊戩不知娘娘聖駕降臨，有失迴避，望娘娘恕罪！」女媧曰：「你雖是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徒，善會八九變化，不能降伏此怪。吾將此寶授你，可以收伏此惡怪也。」楊戩叩首拜謝，女媧娘娘自回宮去了。楊戩將此寶展開看時，心中甚是歡喜。——此寶乃「山河社稷圖」。——楊戩一一依法行之，懸於一大樹上。楊戩復上梅山，依舊找尋原路。話說袁洪見楊戩復上梅山，乃大呼曰：「楊戩，你此來是自送死也！」楊戩大笑曰：「你今日諒無生理！」使開刀，直取袁洪。袁洪也使開棍劈面交還。二人大戰一會，楊戩轉身就走。袁洪隨後趕來。楊戩下了梅山，往前又走，忽見前面一座高山，楊戩逕上了山。袁洪隨趕上山來。不知此山乃女媧娘娘賜的「山河社稷圖」變化的。袁洪趕上山來，入於圈套，再不能下山。楊戩將身一縱，下了「山河社稷圖」，只見袁洪在山上左攏右跳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